



童 話

仁 慈 的 獼 猴 與 陰 毒 的 鼯

浮 生

是一個深山叢林，有一隻雄性的獼猴，在林中居住。本來生長在山林中的猴兒，都是無法無天，野蠻成性，愛和弱小的動物作對，譬如見到飛虫爬虫一類的小生命，都要偷偷地捉來玩弄，而後殺死當點心。可是這隻獼猴異常猴，當牠飢餓的時候，只喫些開花野果，渴的時候，飲些山水，對任何弱小的動物，都是和平相處，不傷害的，也因此，牠受到不少小動物們的敬愛，像野兔，山雞，松鼠之類的動物，都成為牠往來密切的好朋友。然而好人難做，這隻獼猴却以仁慈惹來了災禍，險被一隻陰毒的女鼯謀害送命，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：

有一天獼猴和一些朋友在玩耍，忽有一隻素不相識的夫鼯慕名來訪，獼猴和藹接見，夫鼯頗以為快，一番敘談，遂結為知友。此後夫鼯幾乎天天都要來看獼猴一趟，有時玩得高興，飯也懶得回家喫了，甚而即在獼猴家裡過夜。可是夫鼯玩得很開心，却把家裡的妻鼯急壞了。原來夫鼯的住家，是在一箇山潭裡，距離獼猴的家也不很遠。夫鼯的訪友，妻鼯初以為是偶然的遊行，後來看到夫鼯的遊行愈來愈頻繁了，整日的在外，有時夜晚也不歸家，不禁大起懷疑！本來牠們以往是相依相伴，形影不離，現在却常使他孤身無伴，深感寂寞的痛苦！尤其不放心的：夫鼯出外，留連忘返，準是有了情侶，想到這裡，妬火中燒，氣焰三丈，急得涕淚交

流！夫鼯玩罷歸來，看到妻鼯態度大變，不覺心裡一驚！問道：「你這是怎麼啦？悲傷的這樣！是不是發生了什麼大事啊？」

「什麼事？你自己不知道嗎？」

「我以為你永遠不要這箇家了！想不到你玩够了也要回來哩。」妻鼯氣沖沖地答着。

「什麼大事，我不知道啊！」

夫鼯莫名其妙地說：「我不是很平安的回來嗎？家裡出了什麼事，你要講個明白，我才知道呀！」

「你做的事，還要裝模作樣講，真是豈有此理！」妻鼯若有其事的說：「我且問你，你這幾天在外幹什麼的？」

「朋友留着玩的呵！」

「玩，外邊竟有這樣的好玩，不要再來騙我！」

「騙你！」夫鼯表示生氣的說道：「我說的話你不信，那末就請你說吧，我是在幹什麼的？」

「請我說！你近來成日成夜不歸家，不是花天酒地尋快樂，鬼才相信哩！我早知道你會變心的，你真好狠心！竟想不到這箇家了。苦命的我，只望相依到白頭，誰知誤嫁無情君！」妻鼯說到這裡，更感到一陣傷心，痛哭起來！夫鼯聽後，這才覺悟了，覺得妻鼯誤會太大了！壓下心火，忙向妻鼯解釋道：

「妻呀！剛才你的說話，我完全明白了，你以為我近來的出外不返，是在尋花問柳了，其實這都是

你胡思亂想鑄成的誤會呀！我告訴你，我這幾日一直是到獼猴家裏玩的，因為這位新朋友很義氣，和我又很談得來，如果你不相信，可以去問個明白。看你氣成這個樣子，真是可笑亦復可憐！」

妻鼯的煩惱，本是由猜忌而來，根本沒有什麼實據，經過夫鼯的解釋與安慰，所以也即烟消雲散了。可是妻鼯又覺得這場煩惱，是由獼猴燒起來，如果不是獼猴留住夫鼯玩，誘惑夫鼯玩，怎會有此大誤會，幾乎使她們的恩愛，受到決裂的破壞，因此她移恨獼猴了。同時為要根絕夫鼯與獼猴的往來，頓起殺害的毒心，於是計上心來。一天，這位陰毒的妻鼯突然病了，醫藥失靈，病勢一天天的嚴重起來，痛苦的呻吟，看來大有朝不保夕，急得夫鼯手忙腳亂，不知如何是好？最後還是妻鼯說出一箇救命方，有氣無力地告訴夫鼯道：

「夫呀！你不要恐懼啊！我這次的病是老毛病復發，過去是用猴肝治好的，現在你也不用再去請醫找藥了，免得白費錢鈔，但能設法找一個猴肝，我的病就有救了。」

「可是猴肝那裡有呢？」夫鼯急忙地問。

「我知道有一個地方有，就恐怕你不肯去找啊！」妻鼯緩緩地答着。

「治病要緊，只要有猴肝，什麼地方我都去找，還有什麼不肯的話說哩！」

「那末我告訴你吧：在附近的樹林中，有個獼猴在那裡住，牠有猴肝，你去向牠找來吧。」

「這個……」夫鼯表示很困難的說。

怎麼？你怕牠不肯給你嗎？那也沒什麼困難，我想得一法，你去誑牠到這裡來喫飯，然後請牠幫忙，要牠把猴肝拿給你，還怕牠跑走不成嗎？」

「可是牠是我的朋友呀！」

「那末我是你的朋友，夫鼯是一體，你不能但顧朋友的小義，不顧夫鼯的大義啊！我求求你，救命第一，不要再遲疑了，快去設法把獼猴找來吧。」

夫鼯終為妻鼯鼓惑所動，去請新友獼猴喫飯了。獼猴久住陸地，不會水行，夫鼯以身作舟，負獼猴行。獼猴以友情難却，欣然赴宴。當夫鼯負獼猴渡水半途，得意忘形的對獼猴說：

「鼯老兄呀！這次請到你到會間去喫飯，我真歡喜極了！尤其高興的，我妻有救了，因為我的拙妻病的很重，需要猴肝才能救治呀！」

獼猴聞已，暗吃一驚！猴子到底聰明的，靈機一動，對夫鼯說：

「老大哥啊！你要猴肝，怎麼不早向我說呀！我的猴肝掛在樹上，早知娘子要猴肝，我把牠帶來了。」

「呵！那怎麼辦呢？」夫鼯着急地問獼猴。

「不要緊！我們一同轉去，把猴肝拿來再到府上去。」獼猴不慌不忙地答着。夫鼯信以為真。獼猴上得岸來，直回老家，爬上樹叫躍不已，慶得生還！夫鼯久等，不見

夫鼯

佛刊惡風潮的分析與呼籲

清 鍾

自圓明與陳銘芳兩氏，對佛教提出異議，掀起台地佛徒爭論的大波，各方面因公因私，俱有同情的與附和的，這兩個壁壘的主旨，須要先把它弄清楚，才不致迷惑世人的耳目。覺生第四十三期，客觀氏發表「從讀佛教刊物說起」一文，分這次的戰線，一是革新派，一是古老派，那話暫不問他存意抑揚，但這話也嫌太籠統。

圓氏的主旨，（見覺生四十一期）重要的有兩點，簡略的摘出來，是「佛教大小乘一切經典，百分之九十幾，都是釋尊入滅，由弟子追憶，加以個人心境，增進了世俗的傳說，神話，他教，私人的教權意識，非理攻擊他人等言論在內偽話連篇」。且又反對「聖教量」。陳氏主旨（見臺灣佛教七卷八期）重要的也有兩點：略摘是「六道輪迴不是佛說」。戒殺素食，不是真佛教；動物生存必須犧牲他的生命，來養我的生命」；附和這一壁壘的，有苦惱比丘，客觀等。

反對圓氏陳氏這一類主張的，有南亭氏，掃邪力士氏等，曾著文在人生第五卷十二期及菩提樹十三期，提出闢駁，同情這一壁壘的，有鳳山蓮社，屏東佛教支會念佛團等。

前一壁壘，可假名為四革派；後一壁壘，可假名為反四革派。四革派的首倡人，皆係日本留學的人物，歡喜翻譯日本新人物的佛教學說（並非由中國運日而中國已失的佛經），也可假名為「尊新日學派」。反四革派，是些讀中國佛教經論的人，又好注重戒相，認為東亞佛經，是從晉唐兩代，中國超人才智的古德，由印度取來，奉詔集多人譯的，不能採日人新論來打古德譯的經典，也可假名為「保民族學派」。

或者你們兩方，看了我的分析，跳起來說：你是亂分析。我答復是有你們兩方的文章，鐵山似的為憑，我只分析未加批評。這個時間，確是真客觀，並無罪過。若說我擬定那些名詞，加到兩方頭上，有點妄誕，這要請你們兩方原諒！我要學客觀氏的話來說：你們兩方大德，請不要「粗心」，我這名詞上皆有一個「假」字，這是根據事實，暫且「假」定的，不這樣不好稱呼了。

再敬告一切佛刊的讀者，請你們知道這是佛教的大不幸！在「尊新日」「保民族」兩派中，不論誰勝誰敗，我看是「鵝蚌相爭，漁人得利」。大家沒看到異教大吹大擂大罵大拉，吸收中華的青年嗎？從此恐怕佛教更沒有人問津了。這似乎是自掘墳墓的行動。

再說一國的文化，就是一國的靈魂，中國的文化，從漢代以後，就是佛儒混合的。儒是被虞、陳、×等等打倒了，結果政府遷到臺灣來；佛若再破了產，試問中國前途怎麼樣？

我希望他們從此罷休，但眾生是有執着的，未必就肯罷休。戰爭的慣例，是打的時間久了，滾入漩渦的就越多。也或者有出頭想作魯仲連的，但是要說公正話，須把真理壓服住他們的私心，若是黨同伐異，那等於火上加油，禍是愈擴充愈大。但是說公正話，講真理，又豈是件容易事？這好比法院裏的審判官，必先把握兩造的事實辨清，才能加以判斷，否則是非顛倒，弄成冤獄，希望以後從旁說話的佛徒，要為佛教，為國家，為願念眾生前路的趨向着想，說公正話，講真理，作獅子吼，用公論來壓平這場惡風潮，佛教幸甚！中國幸甚！眾生幸甚！

彌猴轉去，又行走來催請，彌猴笑着對夫鼈說：「喂！謝謝你的盛意請我，現在我不去與你那黑心飯了，請你自己回去吧。我告訴你：假心請我喫飯，樹上那有猴肝？我說猴肝掛樹上，這不過是說來誑去呵！」

夫鼈聽後，這才知道上了彌猴的當。接着彌猴又以正言責道：

「我好意和你做朋友，想不到你是一個沒心肝的。你只要妻情，不要友義，陰謀殺人，這是多麼可惡啊！算罷，我也不和你多說了。我們就此絕交，各行其道，請你從此不要再來這裡玩！」

夫鼈聽罷，又恨又愧，縮頭藏尾，狼狽而去。

讀者注意

一、本刊為便利各地讀者購讀經書起見，凡臺灣印經處及臺中瑞成書局所印一部份經書，一向代為流通發售，惟來購讀者多為遠地函購。書款多交郵局本刊劃帳匯來，但查劃帳匯款二十元以內不論多少，需在本刊帳內扣繳手續費五角。二十元起至五十元以內扣繳一元，一百元以內扣一元五角三百元以內扣二元。若書款一元亦交劃帳撥來，則扣去五角僅餘半數，再加郵票二角，祇剩三角，本刊即需貼七角。故今後如十元以內書款請購二角或二元一張之郵票代金亦可。如在十元以上者請加付上列手續費在內，一併交割帳號匯下。

二、訂閱滿期的讀者，請從速讀訂！設或一時經濟不便，可以先續訂半年；或來函請求延緩數日；要是家境清寒，可以商請予以八折優待均無不可。若不來函通知者，至多續寄二期，即予停止，諸希諒鑒！

三、佛學常識課本現剛印好，每本二元五角，前預約者即日可以寄奉，如未收到者，請來一明信片查詢。（因日久恐漏誤）

本刊發行部 啓